



野姑娘



1313763/32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7

野 姑 娘

李 准 著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華書店总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1 7/8 印張 28,000 字

1956年5月北京第1版 195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80,000

統一書号: T 10009·18

定价(5)一角三分

目 次

野姑娘.....	2
農忙五月天.....	22

野 姑 娘

1

今年冬天，我順着双汨河往东走着，到一个嶺下鄉去。

双汨河水順着公鷄嶺流着，河水不大，清楚得可以看見水底下各种顏色的小石子。有些地方被公鷄嶺伸出一塊山脚擋住了，河水就繞了个弯子，急轉直下地往前流着；有的地方又被河身中几塊大石头擋住了，河水就冲打着这些石头，飛濺着浪花，暂时分成兩股，然后匯合起來，繼續向前奔流着。这条小河一直把我帶到嶺下鄉。

嶺下鄉的鄉支部書記田牛羣，是一个五十多歲瘦小的老鄉幹部。他穿着一身朴素的青棉襖褲，脖子上挂着一根長杆子旱烟袋。稀稀拉拉的鬍子使嘴巴顯得有点凸出。他不大說話，使人覺得他的兩片嘴唇好像特別沉重，說一句話要費好大力气似的。

“你要到一个新社去？”他犹豫了一下，接着就領着我向东边山嘴上的一个村子里走去。

在路上我問他：“你們這鄉里幾個自然村？”

“三個。”

“這個村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小公雞嘴。”

“這個村子的合作社成立有多少天了？”

這一句他回答得不清楚，只在嘴裏咕咕嚕嚕，沒有說清楚一個字。

到小公雞嘴村後，我被一片熱鬧的氣象吸引住了。村頭，一大堆人圍着七八部鋤刀正在忙着鋤漚糞的秠稭稈，三四個中年漢子在挖一個大糞坑。村北邊的地裏，大概是在打水井，幾根很高的木杆子上架着個大木輪子，下邊有七八個青年，正在忙着、吵嚷着。合作社的辦公室裏卻靜靜地沒有一個人，我們在門口站了一會，周圍就圍滿了一羣孩子。

鄉支書指着一個比較大一點的孩子問：“冬妮呢？”那個孩子說：“找我們社長？”話還沒有說完，就擡起兩條小腿往一條胡同裏跑，就在這時候，胡同裏傳來一陣清脆的笑聲，緊接着，四五个青年婦女挑着茅糞担子，像飛一樣一個跟一個地跑了出來。

走在最前邊的姑娘看上去有十八九歲，留着兩條又粗又短的髮辮。圓圓的臉上長着兩條濃黑的眉毛和一對帶點孩子氣的大眼睛。

他們只顧跑着、笑着，小孩子拚命向前边那个姑娘喊：“叫你哩！鄉支書找你哩！”可是她們還沒有聽見。最后还是我們跑到她們跟前，那个姑娘才看見，站住了。

“什么事情，鄉支書？”她收住了笑容問。鄉支書向我介紹了一下，原來这个姑娘就是小公鷄嘴村的合作社社長，她叫冬妞。

她問我：“你是哪里來的？”她沒有等我回答，就又問我：“有个会教玉米授粉的老張，也在縣里，你認識不認識？”我对她

說：“我住的地方幹部很多，还不認識这个老張。”这时候鄉支書說：“冬妞！你把担子放在地上再說話，挑着也不



覺得压的慌？”这么一提，她才發現自己还挑着担子在說話呢，就急忙把担子一放，格格地大笑起來。她笑得簡直停不住，弄得我很不好意思；老支書大概知道她的脾气，臉上木木地，趁着她笑的时候裝上了一袋旱烟。

她用手把臉捂了半天，才勉強忍住了笑。

等她笑声停止后，我就問她：“你們这个社里多少戶？”

“二十一戶。是我們鄉里最小的社。”接着她又說：“我們的麥子今天追肥就施完了，冬耕也結束了，前后不到一星期。”她一边說一边瞅着鄉支書，鄉支書却裝着沒有聽見。我又問：“你們这个社是什么时候成立的？”

“我們这个社？嗯……”她說着，不知为什么，忽然又想笑，可是这次她忍住了，她把头一擺，說：“你問俺鄉支書吧！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見田牛羣的臉上突然紅起來了。慢慢地，他也开朗地笑了，說：“我也說不來！反正这事情說來話長。”

我不好意思再問了。我在这个村里住了几天，才算把这一段事了解出來。

2

嶺下鄉共有三个自然村，除了小公鷄嘴村外，还有南坡村和嶺下村。南坡村和嶺下村都是二百來戶的大村子，只有小公鷄嘴村才只有二十三戶人家。

过去这二十三戶中，大部分是佃戶，只有三戶是中農。村子小，地方又偏僻，几年來，幹部去得很少，工

作比較落后。嶺下村在前年冬天就成立了合作社，可是小公雞嘴村兩三年來只有一個互助組。這個互助組成立得倒不晚，它是在一九五三年麥收前就搞起來的，當時的組長就是冬妞。

冬妞是個貧農，她家里只有她和她爹，她爹腿還有毛病，因此冬妞在十二三歲的時候就吆着牲口種地。每年夏秋兩季，小姑娘總是赤着腳在泥里水里幹，學會了一套種庄稼的本領，可是卻不會做一針針綫活。解放後她很積極，肯聽政府的話，又能接受新技術，所以接連二年來都是全區的棉花豐產模範。

前年縣里開始推廣肥田粉，全鄉幾百戶農民都不敢用，怕燒壞庄稼，可是冬妞說：“他們不敢用我用，只要是政府說叫用的，咱就用！”結果用肥田粉追了四畝玉米，秋天玉米穗長得像捶布的棒錘那麼大。村里有些老年人看了，都說：“這個傻姑娘是個楞大胆，這一次倒碰對了。”

後來政府號召擴大棉田，羣眾沒有種棉花的習慣，都說這一片土質不長棉花。可是冬妞卻偏要種上二畝，棉花長起來後生了棉蚜，冬妞就連夜趕到縣里去問技術指導站，回來便用煙葉水治棉蟲。整個夏天，冬妞三天兩天跑去請教，日夜操心。結果到秋後，一畝地收了三百多斤籽棉。冬天把賣棉花的錢買了個大黑驢，

还背上副新鞍子，逢着赶会赶集，就叫她爹骑着驢在前边走，故意叫别人看。

小公鷄嘴村里的人，本來就同情冬妞。他們說這姑娘自小跟着她爹給人家种地，不管什么苦都能吃，心眼又实，对她的爹也孝順。現在看冬妞庄稼种的这样好，又是个青年团员，大家就选她做了互助組長。

前年冬天，嶺下村趙富荣的互助組轉成了合作社，冬妞听說了，就跑到鄉里找着支部書記田牛羣，說：“趙富荣成立了合作社，我們也得成立合作社！”田牛羣沉着臉說：“你可不敢胡吵吵！合作社不簡單哩！咱区里一共才成立兩個，上級說：‘只准办好，不准办坏！’这边事情可难啦！‘四評’哩！‘分紅’哩！你能行！况且得經過中央批准！”冬妞一听說要“中央批准”，吓的伸了伸舌头就跑回去了。

但是冬妞並沒有死心。趙富荣社里在評土地入股、牲口作价的时候，她总要偷偷的跟着去看。等到趙富荣的合作社成立起來以后，她才知道这合作社的“事情”并不是那么难！并且和她从前听到的差不多。

趙富荣合作社成立后，社員們每天幹活挺熱鬧。这时候，小公鷄嘴村的几个青年人也眼紅起來了，只要一聚攏來，就会扯起轉社的事。有个叫石小根的小伙子对冬妞說：“冬妞，咱也幹吧！別光看人家的！”冬妞

就又去找田牛羣。田牛羣这一次可不再說得那么吓人了。他知道冬妞对趙富榮轉社的事已經摸了底，另外也知道这姑娘嘴不好对付，就說：“麥收后再說吧！他們那个社里也是一大堆問題！”冬妞說：“我們村要成立社，我保險沒問題。”田牛羣說：“你怎么能保險哩！咳！真是！”冬妞左說右說还是不行，就换了个口气說：“那好吧，麥收以后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啊！”說完，拔腿就跑了。

麥收后，田牛羣到小公鷄嘴村看公糧晒得怎么样。他剛走進村口，就看到北头晒谷場上坐滿了人。場上放了一張小桌子，桌上放着一套細磁茶壺茶碗，還有一盒紙烟。

田牛羣覺得奇怪，就站在場邊喊：“冬妞！麥晒的怎么样？”冬妞笑着大声說：“晒好了。”話說完，她忽然回头对大家說：“咱們欢迎欢迎鄉支書吧！”接着劈歷拍啦地大家都拍起手來。

田牛羣覺得很为难，只得走过去在桌子旁的小竹椅子上坐下來，他臉紅紅地問：“这是幹什么哩？”石山归老头說：“請你哩！請你來商量个大事。來！喝茶，吸烟。”田牛羣勉强地接了紙烟，就又不不好意思地站起來，从場上揀起一顆麥子用嘴咬了咬，說：“麥子晒得还好，今年你們又是头一份繳公糧了。”冬妞接着說：“我們这

几十家公粮沒問題，保險晒干揚淨。就是有个事……”田牛羣連忙笑着說：“轉社？是不是？嗯，这事秋后再說吧！現在都在忙着种秋，誰还敢轉社。”冬妞說：“不是你答应我們麥收以后轉社的嗎？”田牛羣沒法回答，只得說：“我再答应你們到秋后吧！”他這一說，下边都吵吵起來了：“鄉支書說話不算話！”“你再答应几次我們就不过社会主义了！”

田牛羣平常总是慢騰騰地不大發脾气，可是今天却發起火來了。他把紙烟往地下一扔，說：“吵吵吵！吵吵吵！就你們意見多！人家大村還沒有吵，你們就整天要求这个，要求那个！白天黑夜的吵鬧的人不能安生。轉社，秋后也不行！”說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这时，冬妞看着他那瘦小的背影楞了半天，突然，她又禁不住大笑起來，田牛羣走到村外还听到她的笑声，心里越發生气了，他想：“就是这个野姑娘鬧的！全村的人也都跟着她跑！”

3

嶺下鄉北边一帶都是朝陽坡地，这一片土地最適宜种棉花。趙富榮合作社的棉花区就划在这一帶坡地上。在今年麥季的时候，趙富榮合作社的麥子还看不出來好处，可是秋季不同了，这个合作社首先划了耕作

区，來了个“因地种植”，接着社里又買了些藥械和化学肥料，妇女們又組織起小組專門整治棉花。这一下子冬妞的互助組赶不上了。七月間，趙富荣社里的密植棉花每一棵上都結了十多个棉桃；可是冬妞互助組里的棉花种的很零碎，顧上了这里顧不上那里，这可把冬妞急坏了。

組員們也都天天催着她說：“冬妞！咱也幹吧！看起來这合作社就是能解決問題，咱今年秋后可無論如何要轉社。”

到了秋后賣余粮的时候，趙富荣在鄉里羣众大会上作了个报告。报告他們合作社的丰產情况和成立合作社的优越性。田牛羣也上去說話了，說什么“这都是合作社的好处，可是咱們鄉里現在还有好些人不通……”，剛說到这里，冬妞忍不住騰地站起來，扭头出來走了。在路上，她一路走一路罵着：“老頑固，大家想不通，誰不通？你不通！光敲梆子不賣油！老保守！……”

冬妞回到家，噙着嘴坐在院子里，一直坐到太陽落。心里怎么想也不是味，她想人家趙富荣社里賣給國家那么多粮食和棉花，自己这个組土地虽然只有他們那个社一半多，可是賣的粮食和棉花不到人家的四分之一。“光叫我們支援國家工業化，就是卡住不叫成

立合作社！”她越想越生气。

“妞！吃飯吧！又跟誰吵嘴了？”冬妞聽見爹叫她吃飯，才想起天已經不早了，自己只顧生气，也忘了幫爹去燒火。

在吃飯的時候，她爹問她：“你跟誰生气了？”

冬妞說：“跟誰？還不是跟田牛羣，鞋都快跑爛了，就是不批准咱成立合作社。他这个人呀！就是拿着我們要着玩呀！”她爹接着說：“那也不怨他，田牛羣是个好人。咱这几个村窮人們翻身都是他領導的。这些事情怕他不敢負責！他是个小幹部呀！你得去找那些大幹部，穿着制服的那些幹部。”

第二天，区里趙区長听說有一个姑娘找他，他出來一看，才知道是嶺下鄉那个棉花丰產模范冬妞。区長把冬妞接到屋里以后，問她今年棉花怎么样？冬妞說：

“別提啦！輸了。輸給趙富荣合作社了。”

“那你們將來也办合作社！”

“我就是为这个事情來找你。”

区長楞住了。冬妞接着說：“我們小公鷄嘴村里人都說，你是咱这一片人，合作社这个大好事情你應該幫助咱們办起來。我爹也这样說，我爹叫林倉。”

“唔！唔……知道了！”区長說着，又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，說：“你是田牛羣那个鄉的。啊！你叫冬妞。知

道！知道！”接着他拉了个凳子叫冬妞坐下，問：“你們村里羣众怎么說的？”

“羣众說：‘鄉幹部是光敲梆子不賣油！’整天說合作社好，又不叫办合作社。”冬妞說着，發現区長不断点着头，很高兴。只听見他又問道：“羣众說的，有多少羣众？”冬妞兴奋地說：“都願意呀！真的都願意。不信你去問問！”区長又問：“有不願意的吧？”冬妞想了一想說：“只有林福不願意，他認為他的地种得好，我們才不服气他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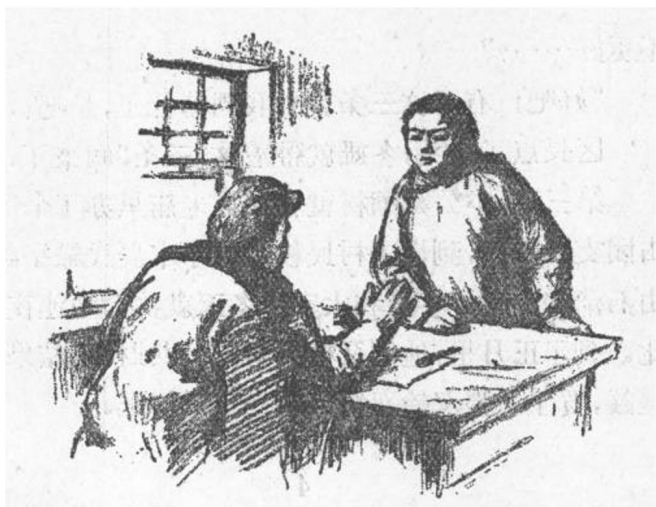
“就是呀！”区長臉上頓時露出了笑容。“恐怕不願意的还不止林福，最少有一大半吧？……”

冬妞沒有等他說完，就急起來了，“你怎么知道有一大半？”

“你听我說呀，冬妞！你是个好团员，过去你是最听政府話的。今后还得听政府話。办合作社得要条件。你想想：咱們办合作社是給羣众办好事的，不能到將來自己还得檢討……”

“这样說你是怕檢討呀！”冬妞叫起來，好像从他的話里發現了什么东西。

“你听我說完。”区長更温存了。“我們知道你工作積極，思想也進步！不过还得听政府的話。農民这个階級要組織起來……”冬妞把头扭在一边了，她忽然站



起來說：“區長，你干脆說吧！得要哪些條件？”區長為難住了，他想了想，說：“也好啊！我對你說說：頭一條得有骨幹……”

“那我們好幾個團員，石清和還是個黨員，骨幹我們有的是。”

“得要有領導能力、有文化的骨幹。領導合作社不簡單呀，都得識字。”冬妮接着說：“好，說第二條吧！”

“得有公共財產。合作社這東西得保證增產，沒底子不行啊！另外，另外還得有歷史。互助組得有歷史。咱們是一步一步往社會主義走哩！不能隔著蹦……”

“那麼我們這個組已經二年多了，還要多長歷史？”

區長停了半晌，無可奈何地說：“如果再有一年豈

不更好……？”

“好吧！有了这三条就叫我們轉社了，是吧！”

區長点了点头，冬妮就帶着这“三条”回來了。

第三天，小公雞嘴村就在南坡老庙里办了个民校。由团支部出面，到嶺下村民校去借了本農民識字課本，由石清和來教。冬妮和大家一冬天就拚命地連夜学文化。到了正月里，他們又核計着買公共財產，結果湊了些錢，買了一張双輪双鐮犁和一千斤餅肥。

4

春天，上級号召抗旱种大秋地，小公雞嘴村只有兩眼井，井少地多，土地又零零碎碎，澆水十分作难，大家更感到只有轉社才能解決問題。互助組开了会以后，冬妮就又到区里去了。在这次以前，她已經去过兩次，可总是沒有找到趙區長。这天下着雨，她想區長大概不会出門。她找到区秘書后，就悄悄地跟着秘書到區長办公室門口，她剛站定，就听得區長輕輕地在囑咐秘書說：“还是你和她談談吧！你就說我正开会……”他的話還沒說完，冬妮已經一脚踏進了办公室。

“怎么办吧！區長，找你兩三趟了！”她往凳子上一坐，一面擦着脚上的泥說。區長看了看秘書，只得說話了：“我听說，听說你們村里民校搞得很好，还听說你們

買了双鐮犁。这好啊！你这个互助組搞得挺有勁，我們將來准备叫你在咱这个区里当个典型互助組長，不过你們歷史还短，再搞上一年……”

冬妮可忍不住了，忙說：“我們互助組都長出鬍子了，歷史还短！”

“不是这么說！”区長擦着臉上的汗，說：“冬妮同志，你是个好团員，可是你还没有經驗。趙庄你知道吧，去年秋后成立社的时候，賠了十九棵樹。農民要長期教育啊！你要是一冒進，農民就要吃虧。咱們是給農民办好事的，不能把好事办成坏事，你懂得我的話吧？”

冬妮皺着眉毛說：“我懂得你的話！可我就是不懂得你的意思，反正我也說不出道理，就覺得你說的和我心不合，和我們村里二十多家人的心不合。我覺得我們是要往‘前’走！你是要往后走！”

区長着急地說：“就按你說的往前走，你說你們村到底該怎么个走法？”

冬妮听了，立刻眼里閃出光彩來：“你批准我們轉社呀！我們今天回去就开始种秋，把东边种六十畝谷子，把北坡种四十畝棉花……”

区長打斷她的話說：“你別說了。你們村一共才二十三戶……而你要成立个二十二戶的合作社，那你們这个落后村豈不全村合作化了嗎？”